

嵌偶单音词句法分布刍析

——嵌偶单音词最常见于状语探因

黄 梅 冯胜利

提要 本文运用韵律句法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嵌偶单音词的句子分布。提出:汉语核心重音有“黏合”和“分离”两种力量,嵌偶单音词的分布反映了这两种韵律力量对句法的制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尝试解释嵌偶词在状语上出现数目最多的原因,提出嵌偶词主要出现在核心重音范围内、韵律分离力量外、能够构成句法词的(四个)最佳位置上。

关键词 嵌偶单音词 韵律词 句法词 离合词 核心重音

1. 引言

“嵌偶单音词”(简称“嵌偶词”)是以汉语韵律句法学为理论工具,新近发现的一类特殊的单音词。所谓“偶”就是“双”,所谓“嵌偶”即指“成双”。“嵌偶词”是必须“成双”才能“自由”的单音词。在传统结构主义研究中,这类单音词一般被当作不成词的“黏着语素”或者“半自由语素”(林汉达,1952:10;郑林曦,1955:17;张志公,1981:13等)。没人对这类单位进行专门研究。直到韵律研究兴起后,对这批单位的专门研究才开始出现。(参看冯胜利,2003、2006;董秀芳,2004等)

这类单音词的存在与现代汉语正式语体的关系密切。现代汉语的正式语体不同于文言或口语,自有一套词句规则和韵律系统。嵌偶词出现在正式语体中,只能“句法自由,韵律黏着”。也就是说,它在句法层面虽然能够根据句法规则自由地与其他成分搭配使用,但在韵律层面却必须黏着才能合法。

比如“佳”是嵌偶词。它和其他形容词一样,可以做谓语(“极佳”)、定语(“南方佳木”)、被程度副词修饰(“甚佳”)。但实际出现时,必须“成双”才能合法,“落单”则不合法(比如“*非常佳”、“*佳木材”、“*本店位置佳”等)。“妙”也如此,它可以做谓语(“更妙”)、定语(“妙招”)、被程度副词修饰(“甚妙”)等,但“落单”也不合法(如“*更加妙”、“*妙招数”、“*十分妙”)。

再如“围”,它可以带宾语(“围敌”),被副词修饰(“紧围、立围”)。但带宾语时宾语不能是双音,否则动词就会“落单”,如“*围敌人”等;被副词修饰时副词也不能是双音,如“*立刻围”、“*紧紧(地)围”等。还有“盗”,它也和“围”一样,具有动词的性质,但出现时只能成双,不能落单。比如带宾语时可以说“盗书”,但不说“*盗图书”;被副词修饰时可以说“再盗”但不说“*再次盗”。

再如名词“桌”可以独立做宾语(“摆桌”),但一旦“落单”,所成组合也不合法,如“*摆放桌”等。“屋”也与其他名词一样可以自由地与相应成分搭配,但搭配时必须成双,如接指示代词“此屋”(“*这个屋”),做宾语“建屋”(“*建造屋”),带定语“高屋”(“*高高的屋”)等。还有“衣”

也一样,与代词搭配时可以说“我衣”,但不说“我的衣”,带形容词时可以说“宽衣”,但不说“宽的衣”,做宾语时说“解衣”,但不说“解开衣”等。

除此之外,类似的还有“巨、静、寒、妥、故、良、遇、享、许、宜、需”等。这些单音词在句法上原本都是自由的,但实际出现时必须成双。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嵌偶词近 350 个,主要收在《汉语书面用语初编》(简称《初编》)(冯胜利,2006)。

本文拟在原有研究基础上,继续研究嵌偶词的句法分布以及韵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2 嵌偶词的基本属性

如上文所说,嵌偶词的基本属性是“句法自由,韵律黏着”。这里所谓“黏着”其实就是必须“成双”。这是现代汉语韵律规则和句法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

根据句法理论,词是句法最小的自由单位。句法要求特定词类(category)进入相应位置(position),对词是“单”是“双”没有限制。根据韵律规则,音步是语言节奏最小的自由单位,一个音步必须由两个成分组成。现代汉语的基本节奏为双音一顿,双音是一个自由音步;而单音节则相对不自由。也就是说,句法里最小的自由单位是词(名、动、形等),与组成该词的音节数目无关;而韵律里最小的自由单位是音步,与该音步的语法性质(词、短语或句子)无关。因此,韵律和句法两个层面,最小的自由单位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是导致嵌偶词必须成双的直接原因。

当然,韵律上“单音不自由”并不意味着现代汉语中没有“自由”(“单说”或“单用”)的单音词。汉语中很多单音词都能单说,如“人、跑”等。这些单音词属于“基本词汇”里的单音词。对此,冯胜利(2006: 9)指出:“这些独立使用的单音词都是从几千年前传下来的基本词汇。……独立自由的单音词是口语的,必须成双的单音词是典雅的。这两类不同的单音词正好处在汉语语体风格中正式与非正式的两个极端。也就是说,有些词由于以单音形式在口语中代代相传,反复出现,因此可以在现代汉语中“单说”或“单用”。语用规则是导致这些单位不遵循韵律中“单音不自由”规则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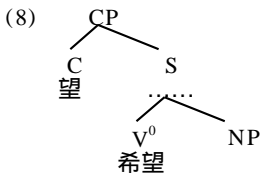
另外,在现代汉语的正式语体中,还有一些可以“单独出现”的,却不属于基本词汇的单音词。如下:

- (1) 望这位同学再接再厉,永攀高峰。
- (2) 祝贵公司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 (3) 命三团立即出击。

“望、祝、命”的共同点是:都是从文言沉淀到现代汉语中的单音节,都可以在正式语体中“单用”。但这类“单用”的单音词与基本词汇中的单音词不同。这类词是与后面的空拍组成音步共同出现的。它们之所以能够带有空拍,有特殊的句法结构做条件。比如“望”和“希望”语义相似,都表示愿望,都可以后接分句,但实际上两者属性并不相同。试比较:

- | | |
|------------------------|--------------------|
| (4) 希望这位同学再接再厉,永攀高峰。 | 望这位同学再接再厉,永攀高峰。 |
| (5) 老师希望这位同学再接再厉,永攀高峰。 | *老师望这位同学再接再厉,永攀高峰。 |
| (6) 老师会不会希望你胜出呢? | *老师会不会望你胜出呢? |
| (7) 她说自己也曾希望过他能回心转意。 | *她说自己也曾望过他能回心转意。 |

“望”不能与情态动词或体态助词“着/了/过”搭配,不能加主语或状语。这与“希望”的句法功能不同。句法树中,“望”比“希望”位置高:前者是 CP 的核心词,后者是动词(V⁰)。如下图所示:



“望”作为CP的核心词,处于句首,无实际意义,只表达一种语气,在韵律上可以与空拍组成音步,相当于古文中“夫、盖”之类的“发语词”。“祝、愿”单独出现时也是如此。这类单音词与嵌偶词不同。它们词性单一,位置固定。而嵌偶词位置和性质都不单一,一般也不与空拍组成音步。

另外,与基本词汇的单音词相比,嵌偶词受到的韵律制约明显不同。试比较:

(9) 好朋友 好友

 *佳朋友 佳友

(10) 大松树 大树

 *巨松树 巨松 巨树

(11) 此店所选位置非常好。

 *此店所选位置非常佳。 此店所选位置甚佳。

(12) 这家公司每年的业务开销非常大。

 *这家公司每年的业务开销非常巨。 这家公司每年的业务开销甚巨。

“佳”和“好”、“巨”和“大”的语义分别相似,但在相同句法规则的制约下,“佳”和“巨”与其他成分组合时必须成双,否则不合法。同样,其他词类的嵌偶词也有相同的表现。

(13) 一般副词与副词性质的嵌偶词(即“嵌偶副词”)做状语比较:

 白浪费时间 白费时间

 *徒浪费时间 徒费时间

“白”和“徒”语义相似,都是副词做状语修饰动词。但是“白”可以修饰单音动词(如“白费、白打、白花”等),也可以修饰双音动词(如“白浪费、白殴打、白殴打”等);而“徒”只能修饰单音动词(如“徒费、徒增、徒叹”),不能修饰双音动词(如“*徒花费、*徒增加、*徒哀叹”等)。类似的嵌偶副词还有“遍(访)、忽(闪)、渐(升)”等。

(14) 一般动词与动词性质的嵌偶词(即“嵌偶动词”)比较:

 回北京 回京 躲债 躲债务

 *返北京 返京 *避债务 避债

“回”和“返”语义相似,而且都是及物动词,可以带宾语。但“回”可以“单用”,“回北京”和“回京”都合法;而“返”却不能带双音宾语(“*返北京、*返上海”等),只能说成“返京”或“返沪”。“躲”和“避”也一样:“躲”可以组成“躲债务”或“躲债”,但是“避”只能说成“避债”,而不说“避债务”。这表明:嵌偶动词带宾语只能带单音宾语。类似的还有“怵(敌)”、“趋(热)”、“逢(友)”等。

(15) 一般动词与嵌偶动词前带副词比较:

 已经回北京 已回北京 只是要面包 只要面包

 *已经返北京 已返北京 *只是露面包 只露面包

“回”和“返”都可以被副词修饰。但“回”可以说“已经回”或“已回”,而“返”只能说“已返”,而不说“已经返”。“要”和“需”也是如此。“要”可以组成“只是要”或“只要”,但“需”只能说成“只露”,而不说“只是露”。其他嵌偶动词被副词修饰时也有相同现象。如“料、窃、趋”等。

(16) 一般名词与名词性质的嵌偶词(即“嵌偶名词”)在“数+量+名”的格式中比较:

 一笔钱 一笔大钱

*一笔资 一笔巨资

嵌偶名词和一般名词相比,也有相同现象:“一笔资”不好,但“一笔巨资”就好。但“钱”就没有这样的韵律限制。类似的还比如“十校”(“*十五校”),“七桌”(“*七张桌”)等等。

(17) 一般名词与嵌偶名词做宾语比较:

没有钱	无钱	准备饭	备饭
*没有资	无资	*准备餐	备餐

“钱”和“资”语义相似,都可以做宾语。但“钱”可以说“没有钱”或“无钱”。而“资”只能说“无资”,不能说“没有资”。同样,“饭”和“餐”也是同样。但是如上例显示,“饭”可以做双音动词的宾语,也可以做单音动词的宾语,但“餐”只能做单音动词的宾语,而不能做双音动词的宾语。

(18) 一般名词与嵌偶名词前加指示词比较:

这个楼	该楼
*这个校	该校

(19) 一般名词与嵌偶名词带方位词比较:

门外	门外面	窗外	*窗外面
----	-----	----	------

与指示名词或方位词组合时,“楼”和“门”没有“必双”的限制,但嵌偶词“校”和“窗”却“必双”。

总之,以上所有这些对比说明,现代汉语中确实有这样一类词,它们在句法层面上可以自由与其他成分组合,但在韵律上却必须成双,呈现出与一般基本词汇单音词不同的性质。

3 嵌偶词的分类和句法位置统计

如果以上分析有理,那么嵌偶词的分布必与一般词的分布不同。因为嵌偶词的出现除受一般句法规则制约外,还受韵律“黏着”的限制。如果说韵律句法规则是“条件”,那么嵌偶词的出现正是“条件”允许“属性”实现的结果。本文就打算以此为基础继续讨论嵌偶词的句法分布及其制约规则。

嵌偶词是自由的,它黏合后形成的双音结构(即嵌偶韵律词)必定是临时的、多变的,而且数目众多。如何为嵌偶词的句法分布找到一个直观量化的数据分析呢?本文以《初编》收录的嵌偶词和嵌偶韵律词为调查范围,统计嵌偶词的句法分布和嵌偶韵律词的类型比例。这里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将嵌偶词归为5类:名词(51个)、动词(64个)、形容词(25个)、副词(103个)和介词(1个)。下页图(20)和图(21)是嵌偶词的句法分布图,图(22)是嵌偶韵律词的类型比例图。下面介绍统计方法和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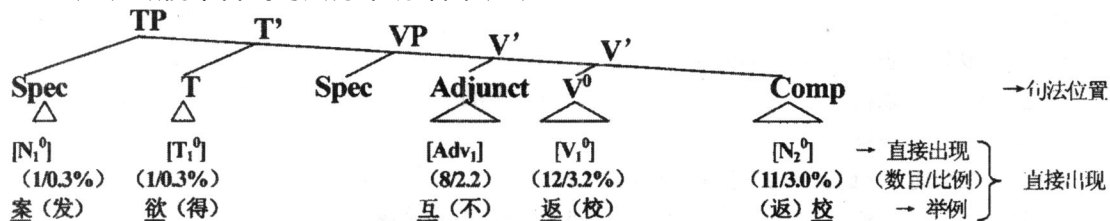
嵌偶词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自身独占一个位置(如“离校”);二是与被嵌偶对象共同占据一个句法位置(如“离开本校”)。本文称前者为“直接出现”,后者为“以嵌偶韵律词的形式”出现。本文用两个图分别显示嵌偶词的分布情况。图(20)是嵌偶词“直接出现”时的分布情况;图(21)是嵌偶词“以嵌偶韵律词的形式”出现时的情况。

因为汉语词类与句法位置不一一对应,所以本文以句法位置为准,统计和比较嵌偶词出现的“次数”。比如《初编》中,与“妙”有关的组合只有“妙论”和“甚妙”2个。“甚妙”中“妙”以“嵌偶韵律词的形式(状中式)”出现在动词上(参第6节)。“妙论”中“妙”以同样方式(定中式)出现在宾语上。这样,“妙”一共出现2次。“避”在《初编》中有2个组合:“暂避”和“避灾”。“暂避”中“避”以“嵌偶韵律词的形式(状中式)”出现在动词上。“避灾”中,“避”直接

出现在动词上。这样,“避”一共出现 2 次。“敌”在《初编》中有 5 个组合:“灭敌”、“敌我”、“敌机”、“敌境”和“敌军”。“灭敌”中“敌”直接出现在宾语上,“敌机”、“敌境”和“敌军”中“敌”都是以“嵌偶韵律词的形式(定中式)出现在宾语上,“敌我”中“敌”以同样方式(并列式)出现在宾语上。这样“敌”一共出现 3 次。因此统计“妙、避”和“敌”三词时,总共出现次数为 7 次:“直接出现”的有 2 次(宾语 1 次;谓语中心词(即动词)1 次)。以“嵌偶韵律词的形式”出现的有 5 次(动词 2 次;宾语 3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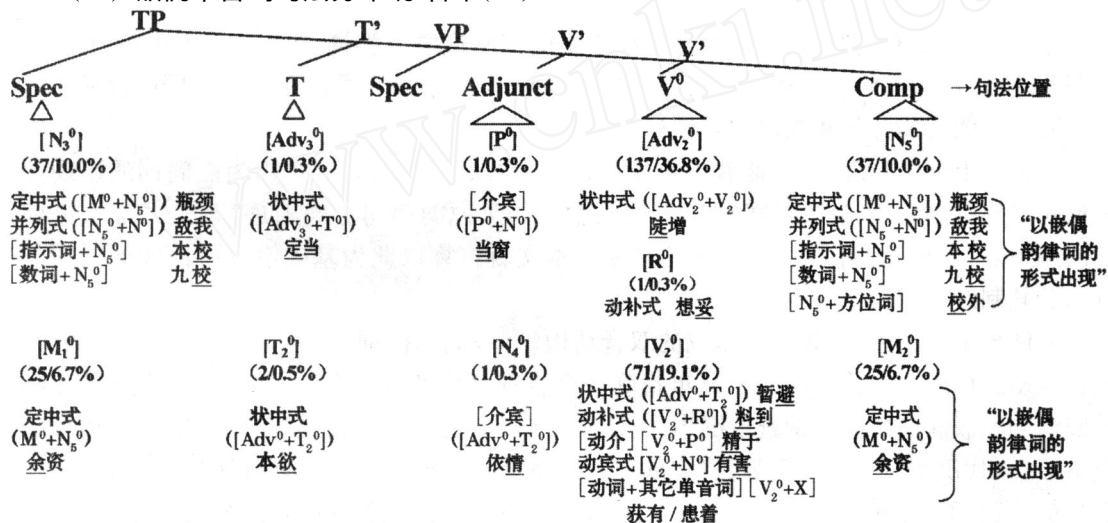
以此类推,《初编》内 244 个嵌偶词共出现 372 次。“直接出现”的位置有 5 个,如图(20)所示:

(20) 嵌偶单音词句法分布统计图(一)



嵌偶词以“嵌偶韵律词的形式”出现的位置有 11 个,如图(21)所示:

(21) 嵌偶单音词句法分布统计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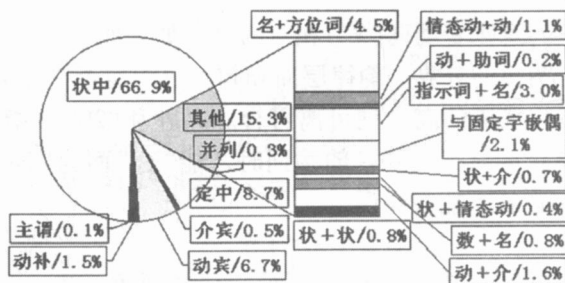
图(20)和图(21)合在一起就是整个嵌偶词的句法分布图。如上所说,图(20)表示的是嵌偶词单独出现在某一个句法位置上,即“直接出现”;而图(21)表示的是嵌偶词与其他成分共占一个句法位置,即“以嵌偶韵律词的形式”出现。两图采用统一符号进行表示。字母代表相应位置上嵌偶词的语法功能;下标数字用以区别不同位置上的嵌偶词;上标数字代表词或短语。具体来讲,图中,N代表名词,M代表修饰名词的形容词或名词,V代表动词,T代表情态动词,Adv代表做状语的词(包括名(“窗邻”、“倍增”)、形(“畅流”、“诚聘”)、动(“飞跑”、“试讲”)、副(“渐增”、“互为”)四类)。上标符号表示该成分的性质: X^0 表示词,X表示短语。下标数字区别了不同位置上的、语法性质相同的成分。比如名词既可以出现在宾语上,也可以出现在主语上,而且出现的方式也可能会有不同。因此“ N_5^0 ”表示以“嵌偶韵律词的形式”出现在宾语上的嵌偶(名)词;“ N_3^0 ”表示以同样方式出现在主语上的嵌偶词。下标 5 和 3 标志着

不同位置上的名词。字母下对应的是在该位置上出现的(嵌偶词的)“数目和比例”。图(21)中,“数目和比例”下面对应的是:当嵌偶词与另一成分“共占”一个位置时,两者具体的结合方式。以补述语(Comp)为例。嵌偶词在补述语上的“出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出现”,用 $[N_2^0]$ 表示(参看图20)。《初编》内有11个嵌偶词是“直接出现”在宾语上的,占3.0%。另一种是以“嵌偶韵律词的形式”出现,用 $[N_5^0]$ 表示(参看图21)。有37个嵌偶词以这种方式出现,占10.0%。同时,在以“嵌偶韵律词的形式”出现时,嵌偶词与另一单音成分的(具体的)结合方式有5种:定中式、并列式、[指示词+名]式、[数+名]式和[名+方位词]式。比如“校”以“嵌偶韵律词的形式”出现在宾语上时,它与另一单音成分“共占”宾语时,可以具体组成“(参观)此校”,“(进入)校内”,“(创建)三校”等结构。

总之,比较以上两图,可知:嵌偶词更倾向于以“嵌偶韵律词的形式”出现(占91%)。另外,不同位置上嵌偶词的出现数目明显不同,特征有二:(一) N_3^0 、 N_5^0 、 V_2^0 和 Adv_2^0 上出现的数目都在10%以上(含10%)。(二)紧邻动词的状语(Adv_2^0)上,嵌偶词出现数目最多(36.8%)。

再看图(22):

(22) 嵌偶韵律词类型比例图



嵌偶词是词,与另外一个单音成分“嵌偶”的运作,是词与词的句法运作。组成的双音结构(即“嵌偶韵律词”)共17种,类型复杂。除一般主谓、动宾、动补、定中、状中、并列和介宾外,还有一些特殊组合,如[状+状] (“恐不”、“反更”)和[助+动]组合 (“(交通)要畅”)等。特殊组合的类型很多(10种),但数量很少(只占到15.3%)。上图用矩形表示10类特殊结构,用圆形表示常见的结构。该图有5点特征:(一)结构类型复杂;(二)状中式嵌偶韵律词的数目最多(占66.9%);(三)定中式的和动宾式的占其次(分别是8.7%和6.7%);(四)动补式的不多(占1.5%);(五)主谓式的最少(占0.1%)。

以上分析表明,嵌偶词与一般词的分布不同:(一)嵌偶词倾向于和其他成分共同出现在一个句法位置上,而不是独自“直接出现”在某个位置上。一般单音词没有这样的特点。(二)嵌偶词出现数目最多的是紧邻动词的状语位置,嵌偶韵律词最主要的类型是状中式。(三)嵌偶词直接出现在主语上的数目很少,主谓式嵌偶韵律词数目也很少。而现代汉语中一般的单音名词直接做主语的情况并不受限,主谓短语的组合也相对自由。(四)动补式和动宾式的嵌偶韵律词同是由动词和补述语(即“补语”和“宾语”)嵌偶而成,但动补式嵌偶韵律词的数目(占1.5%)比动宾式(占6.7%)少很多。

基于嵌偶词的这些特点,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一)为什么状语位置上嵌偶词数量最多(36.8%)?(二)为什么超过90%的嵌偶词倾向于出现在紧邻动词的位置上?(三)为什么主语位置上的数目很少(0.3%)?(四)为什么虽然同是动词与动词后成分嵌偶,但动宾式

(6.7%)比动补式(1.5%)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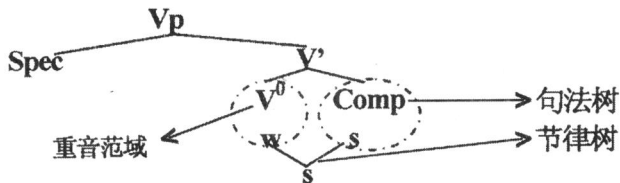
如果认为嵌偶词在不同位置上的数目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嵌偶词的分布,那么以上这些问题涉及的就不仅是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有关韵律句法规律的重要证据。限于篇幅,这里仅尝试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嵌偶词在状语上出现的数目最多。

本文打算先从理论上推导一个重要的韵律规则,然后以此为基础,分析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

4 推导规则——核心重音的聚散力

Feng(1995)指出:现代汉语的核心重音由句末主要动词(V^0)指派到动词所直接管辖(immediately govern)的论元上,动词与该论元一起组成全句的重音范域。即“核心重音原则(nuclear stress rule/NSR)”。

(23) 核心重音范域示意图



补述语获得普通重音,意味着动词(V^0)相对为轻。如上面示意图所示, V^0 和Comp两成分之间是句法的分界,也是韵律的分界。韵律层面和句法层面能否在此边界重合,与离合词能否合法密切相关。我们知道,汉语的离合词可离可合。冯胜利(2000)指出“离合词必须首先是一个韵律词”。这是说离合词只有是双音韵律词时才能“合”而为“词”。比如“负责”可以带宾语,而“负责任”超过双音就不能带宾语。

(24) 他负责这项工作。 *他负责任这项工作。

因此,“首先是一个韵律词”是韵律对离合词“合”的要求。进一步观察动宾离合词“离”时的表现,就会发现:(一)离合词只有做谓语时才能“离”(崔四行,2006);(二)不论离合词“离”的句法手段是什么(加“着/了/过”或在宾语前加定语等),插入的成分一定在句法动宾两节点之间,也即韵律轻重两个成分之间;(三)不论插入成分的性质是什么,也不论插入成分是在动上还是在宾语上,“离”后的结果仍然必须符合核心重音原则;否则不合法。比如:

- (25) 负责什么 (28) 负过什么责
- (26) *负责任什么 (29) *负过责什么
- (27) 负责过什么 (30) *负什么人

(26)不合法是因为“负责任”超过双音节,只能是短语,因此“责任”和“什么”都是“负”的宾语。根据核心重音原则,主要动词后只能有一个韵律重成分,所以(26)违背核心重音原则,因此不合法;与此相对(25)则合法。(29)不合法是因为“过”使得“负”成为动词,“责”和“什么”成为宾语,这违背核心重音原则,因此不合法;与此相对(27)和(28)则合法。(30)不合法是因为“负责”做定语,而非谓语,根本无法打开,因此不合法;与此相对“负责人”则合法。

由此可知,离合词“合”时,动词和补述语都是单音节,韵律分量相当;而“离”后,补述语的音节数目增多,所带韵律分量加重。如果说离合词的“离”是为了满足口语中的某种语气,而这种语气是通过加重补述语的韵律分量才得以实现的,那么“加重分量”的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在核心重音原则的作用下,配合相应的句法手段完成的。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离合词是在核心重音的力量下“分离”的。本文称这种力量为核心重音的“分离力量”。这种力量除了能使双

音动宾短语(“吃饭”)和动宾式复合词(“拌嘴”)的动宾分离,还可使联绵词打开(“他游过泳”)。另一方面,同样因为有了这样的力量,当宾语超过两个音节时,在韵律节奏上,汉语动宾之间会有比较明显的停顿,即“松”(王洪君,2001、2004)。同时也基于这样的力量,重音范域内两侧位置的韵律节奏较“紧”。这样的节奏便于双音黏合,也就便于嵌偶词进行嵌偶。本文把这种促使两侧出现“紧”音步的作用称作核心重音的“黏合力量”。这一“分”“合”两种力量组成了现代汉语的“核心重音的聚散力”。

5. 分析不同位置的嵌偶过程

我们认为,嵌偶发生的成因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是在语言的一般句法规则和一般韵律规则(即核心重音规则)制约下发生的嵌偶;第二种是嵌偶词为了成双在特殊条件下随机发生的嵌偶。两种嵌偶成因不同。前者是影响嵌偶词分布的主要原因,它使得嵌偶词在句法中呈现一种规律性的分布;后者在特定语境下发生,是偶然的,临时的。比如:

(31) 他欲得这枚金牌,所以锻炼异常努力。

(32) 他欲纵身跃起。

虽然(31)中的“欲”在线性的句子里同时与“他”和“得”都紧邻,但是最终是“欲得”嵌偶,而非“他欲”嵌偶。这说明其中必有某种原因使得“欲得”比“他欲”更能“嵌偶”。但这并不是说“他欲”一定不能嵌偶。比如(32)中的四字格“纵身而起”使得“他欲”得以嵌偶。因为(32)中“欲”本身需要“嵌偶”,当它被四字格排斥在“外”后,就只能与“他”嵌偶,从而使得全句节奏合法。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欲”究竟能够与什么成分嵌偶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制于某种规则。(32)相对于(31)来讲,有特殊的“四字格”规则存在,使得“他欲”得以嵌偶。而(31)没有这样的特殊规则,因此促使(31)“欲得”嵌偶的规则,就是默认的、一般的规则,即上文说的第一种“成因”。

下面以已有的韵律句法规则和以上推导为基础,以图(20)和图(21)所显示的句法结构为基本框架,从右向左逐一分析嵌偶词在不同位置上的嵌偶情况。

5.1 主要动词(V^0)与补述语(Comp)之间的嵌偶

“主要动词与补述语的嵌偶”是指主要动词与宾语和补语位置的嵌偶,包括动补式和动宾式的嵌偶韵律词。如:

(33) 按照惯例,这家博物馆每天下午3点闭馆。

(34) 他们这才开始料到事情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馆”是全句最后一个词,它要“成双”,就只能与前面的动词“闭”嵌偶。“料”虽然同时挨着“开始”和“到”,但“料”在句法上与“到”是一个句法成分,而且“开始”是双音节,因此“料”与“到”嵌偶,组成“料到”。句法层面上,这样的嵌偶符合句法规则;但韵律层面上,主要动词和补述语之间是核心重音“分离力量”作用的区域,两者不便嵌偶。该类嵌偶韵律词的数目不多。《初编》中,动宾式嵌偶韵律词占6.7%,动补式嵌偶韵律词占1.5%,出现在宾语上的嵌偶名词占嵌偶词总数的3.0%;补语占0.3%。

5.2 补述语(Comp)内的嵌偶

“补述语内的嵌偶”是指嵌偶词和另一个单音成分共同占据补述语的位置。

汉语的补述语可以是补语或宾语。现代汉语中,动补之间不带“得”时(即粘合式述补结构),补语前不能有状语(如:说清楚~*说很清楚,说清了~*说很清了)。而且动词后面的状语只能有一个(*说流利好了)。补语音节数目最多是双音,且总有一个音节会被读轻(如

“站起来、摆整齐等)。所以补语上出现的嵌偶单音词只能和动词黏合,“共占”谓语中心词。因此“补述语内的嵌偶”就是指嵌偶词在宾语上与另一单音成分的嵌偶。这一嵌偶不仅符合句法规则,而且避开了核心重音的“分离力量”,整个组合处于“黏合力量”作用下。以这种方式出现的嵌偶词和嵌偶韵律词的数目较多。《初编》内,宾语上的嵌偶韵律词一共五种,占20.0%,以该方式出现的嵌偶词占16.7%(宾语占10.0%,定语6.7%)。

5.3 主要动词(V^0)内的嵌偶

与“补述语内的嵌偶”相似,“主要动词内的嵌偶”指嵌偶词和另一个单音成分共同占据动词位置。如状中式、动介式、动补式、(部分)动宾式,以及(部分)动词与固定字的结构。这一嵌偶过程同样避开了核心重音的“分离力量”,整个双字组处在核心重音“黏合力量”内,符合句法规则,同时满足韵律和句法要求。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嵌偶韵律词很多,超过70%。而且以这种方式出现的嵌偶词也很多,状语上36.8%,动词上19.1%,共55.9%。

5.4 (重音领域外的)状语之间的嵌偶

“(重音领域外的)状语之间的嵌偶”是指多重(单音)状语 $[adv_1^0 + adv^0]$ 之间的黏合。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类似“反更喜欢”的结构中出现。嵌偶词(“反”)做状语,与动词(“喜欢”)隔着另外一个状语(“更”),这时该嵌偶词(“反”)只能与后面的状语(“更”)嵌偶。二是在类似“逾期不另计息”的结构中出现。嵌偶词(“另”)虽然同时挨着动词(“计”)和状语(“不”),但是动词已经与宾语“成双”(“计息”)或动词本身就是双音,因此该嵌偶词(“另”)就只能与前面的状语(“不”)嵌偶。

在现代汉语中,如果动词前有两个状语,那么其结构一般是“[状语 + [状语 + 动词]]”,而非“[状语 + 状语] + 动词”(“又大笑了”) (赵元任,1980:670),所以[状语 + 状语]的嵌偶组合违背句法规则。这类结构嵌偶韵律词不多,在《初编》只占到0.8%,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嵌偶词只占2.2%。

5.5 情态动词(T^0)与主要动词(V^0)的嵌偶

情态动词和主要动词搭配,形成结果在句法上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句法成分。这类结构的嵌偶韵律词数目不多(占1.1%)。以这种方式出现嵌偶词的也不多:情态动词上只有2个(占0.5%),动词上只有4个(占1.1%)。

5.6 情态动词(T_1^0)与后接状语的嵌偶

在现代汉语中,如果状语是在情态动词后出现的,那么它只能是动词的状语。它与前面情态动词组合成一个结构,违反一般短语规则。如:

(35) 他等既知自己的实力不够,欲另请人。《风虎云龙》

“欲”是情态动词,“另”是“请人”的状语,“欲、另”都是嵌偶词,在四字格中发生嵌偶,组成[情态动词 + (后接)状语]的结构。但“欲另”在句中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句法成分,它只能在一定语境中出现,没有被收录到《初编》。

5.7 主语(N_1^0)与情态动词(T^0)的嵌偶

主语虽然与情态动词在线性的层面上可以相邻,但[主 + 情态动词]的结构,在句法上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句法成分。它只能在一定语境中出现,没有被收录到《初编》。如:

(36) 他在打电话给医院,询问是否有你欲寻找的专科医师。

在句法树上,“欲”和“寻找”的位置更近,句法关系更近,但因为“寻找”已经是双音词,所以“欲”要成双只能最终和“你”嵌偶,形成“你欲”。“你欲”只是临时的组合,一旦遇到其他语

境,就有可能分开。比如“你欲得第一,就必须努力”中,“欲”就没有与“你”嵌偶,而是与“欲得”嵌偶的。

5.8 情态动词与其状语的嵌偶

情态动词与其紧邻状语相互嵌偶的结果是状中式[状+情态动词]嵌偶韵律词。该组合符合一般句法规则(状中式),但没有韵律上“黏合力量”的作用。这类结构的嵌偶韵律词不多,在《初编》只占0.3%;以这类结构出现的嵌偶词只占0.5%。

5.9 主语与主要动词的嵌偶

主语与主要动词嵌偶,结果形成主谓式嵌偶韵律词。主语与动词在句法树上的位置相隔很远,该组合也没有韵律上“黏合力量”的作用,因此虽然主谓组合符合一般句法规则,但主谓式嵌偶韵律词也很少。《初编》收的主谓嵌偶韵律词只1例(占0.1%):案发;直接出现在主语的嵌偶词也只1例(占0.3%)^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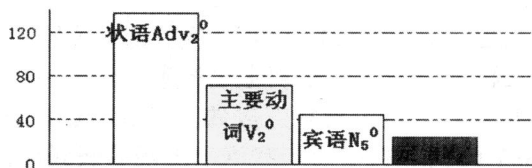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根据本文的分析,嵌偶词出现的主要位置应该是状语(Adv_2^0)、谓语(V_2^0)、定语(M_2^0)和宾语(N_5^0)。但实际语料显示主语(N_1^0)上嵌偶词出现的数目也很多。实际上,观察语料可以发现:除[名+方位词]外,能在宾语上出现的“嵌偶韵律词”也能在主语(Spec-Vp)上出现。这可以被看作是导致嵌偶词在主语上出现数目较多的原因。与此相对,实际以主谓形式在主语上出现的嵌偶词,数目非常少。因此,本文假定:主语上的嵌偶韵律词来自宾语;或者说,这些嵌偶韵律词原本是先在宾语位置上产生的。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假定,一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主语上的韵律作用还了解不够,二是因为这样的假定并不违反语料事实,相反却可以对嵌偶词的分布进行更加统一的解释,使得本文理论解释更加完整。

6 嵌偶词为什么在状语上出现数目最多

研究嵌偶词的句法分布,需要回答:嵌偶词容易在什么位置上出现?容易和什么成分黏合?

“容易出现”意味着嵌偶词容易嵌偶成双,容易和邻近单音成分黏合^⑫。这也就意味着黏合后形成的结构不易被句法或韵律规则破坏,或者说同时满足韵律和句法规则。由此看来,嵌偶词容易出现的位置必是能够同时满足韵律和句法规则的位置。嵌偶词的最佳位置是状语(Adv_2^0)、谓(V_2^0)、定(M_2^0)和宾(N_5^0),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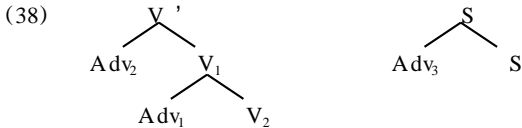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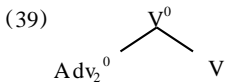
状语上嵌偶词的数目几乎是主要动词的两倍。为什么状语是嵌偶词最容易出现的位置?为解答这一问题,要先分析[状动]式嵌偶韵律词的性质,再比较制约四个最佳位置进行嵌偶的规则。

汉语学界对状语的划分标准一般限于意义和位置两种。前者主要是对状语意义进行分类,如限制性状语或描写性状语等。后者主要是以主语为参照,比较状语出现的位置:只在主语前、只在主语后和在主语前后皆可的状语类型。McCawley(1998)提出状语也可以根据它所修饰的成分进行分类,即:动词的状语(ad-V)、动词短语的状语(ad-V')和句子的状语(ad-S)。这三类状语在句法位置、移动范围和语义辖域(scope)都与其修饰的成分有关。三类状语如下图所示。(Ad_{v1}、Ad_{v2}和 Ad_{v3}分别代表动词的状语(ad-V),动词短语的状语(ad-V')和句子的

状语 (ad-S)



动词状语 (ad-V) 的移动范围在动词支配 (dominate) 范围内;而动词短语状语 (ad-V') 在动词短语 (V') 支配的范围内。因为汉语的状语只能出现在动词前,所以动词的状语 (ad-V) 根本不能移动。现代汉语状中式嵌偶韵律词的状语就是动词的状语 (ad-V),与被修饰的中心词 (V⁰) 构成句法词 (V⁰):



证明有二:一是汉语的状语一般都能后面接“地”,而带“地”的状语往往都可以移动;但状中式嵌偶韵律词之间不能加入副词标志“地”。这是因为“地”实际是动词短语状语 (ad-V') 或者句子状语 (ad-S) 的标志。而状中式嵌偶韵律词的状语是动词状语 (ad-V),所以后面不能加“地”。

(40) 他慢慢地走了。 慢慢地,他走了。

(41) 紧紧聚 *紧地聚在 紧紧地聚在

二是贴附在状中式嵌偶韵律词中的状语不能随便移动,相比之下,一般状语则相对自由。试比较:

(42) 他们决定再也不互赠礼物了。

他们决定互相再也不赠礼物了。

*他们决定互再也不赠礼物了。

“紧紧聚”、“互赠”的状语和动词之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状语不能移动,这表明,状中式嵌偶韵律词的语法性质是句法词。

下面比较嵌偶词在状 (Adv⁰)、动 (V₂⁰)、定 (M₂⁰) 和宾 (N₅⁰) 出现时的制约条件。

韵律上,核心重音的“黏合力量”促使嵌偶词发生嵌偶,因此处于该力量作用范围内的位置容易相互嵌偶形成嵌偶词。由图 (23)“核心重音范围示意图”可以看出,处于这一力量作用范围内的正好是状 (Adv₂⁰)、动 (V₂⁰)、定 (M₂⁰) 和宾 (N₅⁰) 四个位置。从表面上看,动词在线性的句子里相邻的成分最多,因此它可能黏合的对象也最多。但是,因为动词和补述语之间有核心重音“分离力量”抑制动词和补述语位置相互嵌偶,所以动词和其他三个位置一样,(韵律上)容易嵌偶的对象只有一个(即状语)。对于状语上出现的嵌偶词,韵律上容易嵌偶的对象来自动词。(因此 [状动] 式的嵌偶韵律词容易形成。)以此类推,宾语容易嵌偶的对象是定语、指示代词、数词和方位词,而定语容易嵌偶的对象是宾语。(因此定中式嵌偶韵律词容易形成。)总之,从韵律角度来讲,状 (Adv₂⁰)、动 (V₂⁰)、定 (M₂⁰) 和宾 (N₅⁰) 四个位置的嵌偶条件均等:各只有一个位置容易和它相互嵌偶,即“状语和动词”和“定语和宾语”。

句法上,状语和动词相互嵌偶,得到的状中式嵌偶韵律词是句法词;定语和宾语两位置嵌偶,组成的也是句法词(冯胜利,2001)。句法词的条件保证了状中式和定中式嵌偶韵律词一起在核心重音领域内出现,受到核心重音“黏合力量”的促使,避开“分离力量”的抑制,从而容易相互嵌偶。

句法功能上,做谓语的嵌偶词只有动词和形容词。做定语的只有名词和形容词。做宾语

的只是名词。而如上文所说,做状语的嵌偶词可以有四类(动、名、形、副词)。也就是说,在韵律和句法结构大致相同的情况下,状语允许出现的词类最多。本文认为这正是导致状语上嵌偶词的数目最多的主要原因。

同时,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嵌偶词出现的最佳位置有三个特征是相同的:在核心重音范围内;避开核心重音分离力量的作用;构成句法词。而这,正是制约嵌偶词最佳位置的韵律句法条件。

7. 结论和启示

本文重点讨论了最佳的嵌偶词位置具备的韵律句法条件,尝试分析了为什么嵌偶词在紧邻动词的状语位置上出现的数目最多。嵌偶词的研究对于了解现代汉语语法体系有重要的价值。除上文所列之外,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比如:嵌偶单音词成双才能出现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嵌偶韵律词的性质是什么?这种韵律形态对句法的限制作用是什么?嵌偶单音词与其他单音词有何不同?是否还有其他规律制约嵌偶词的分布?嵌偶词的研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汉语形态上的特点?语用因素对嵌偶词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嵌偶词研究对对外汉语教学有何帮助?其他的问题或在这个问题启发下得到解决或者另有他法。不过经过仔细分析,仍然可以得到几点启示。第一,韵律形态对句法的作用。双音节在汉语中的作用也许远远超过目前所观察的范围。比如,双音节是嵌偶词赖以存在的韵律条件,或说双音是嵌偶单音词所必须具备的韵律形态,不如此嵌偶词就不合法。第二,嵌偶词的出现需要躲避核心重音的作用,求助于双音句法词(最小词),才能够大量出现。而嵌偶词之所以能够如此分布,最终是因为核心重音对句法又分离又黏合的作用,造成汉语又松又紧的韵律结构而致的。当然,从韵律句法学的角度研究这批特殊的单音词,这还是初次尝试,是耶?非耶?望专家学者们不吝指正。

附 注

本文所讨论的是现代汉语正式语体中的嵌偶词,如不特别说明,文中“现代汉语 四字省略,并用下划线标注出文中出现的嵌偶单音词。

《汉语书面用语初编》的目录其实只列出 235 个嵌偶单音词,但其中有 9 个是在同一个“词”内标写了两种词性。比如“近”有两种嵌偶词,一是嵌偶副词(近看,近观),二是嵌偶动词(渐近目标、不敢近人)(近 adv/v)。本文把这些词分开,总共多出 9 个嵌偶单音词,最后结果统计共有 244 个嵌偶词。

除了本文论述的单音词之外,仍须进一步讨论其他类型的单音词出现的情况,如量词等。

我们注意到:虽然《初编》穷尽性地收集了现代汉语中的 244 个嵌偶词,但是并不排除其中有漏网者;而即便有漏网的嵌偶单音词,也不会影响本文的立论。

这是因为“妙论”整个结构为句法词(冯胜利,2001),性质是名词,该句法词出现在宾语上。所以虽然“妙”是做定语,但是它是“嵌偶韵律词的形式(定中式)”的方式出现在宾语上的。

本文的动词包括做谓语的形容词和动词。

从对《初编》的统计看,主语上嵌偶词出现的方式只有 4 种。因为[名词+方位词]组合(如“校内”、“桌上”等)的位置不在 TP-Spec 位置上,而在 CP 内。(本文简图最高只到 TP 层,限于篇幅没有讨论 CP 结构,但这并不影响文章的结论)所以主语上嵌偶词的出现方式比宾语的少了一种。但虽然如此,这并不影响嵌偶词在主语上实际出现的数目。因为以[名词+方位词]方式组合的嵌偶词同样可以以其他方式组合,并出现在主语上。比如“校内”虽然不在 Spec-TP 上,但是“校”却可以以“本校”、“我校”等方式出现在“Spec-Tp”上。也就是说,组合方式的减少不影响出现在主语上的、实际的嵌偶词的数量。所以,从图(21)可以看到,虽然主语和宾语上嵌偶词的组合方式种类稍有差异,但是嵌偶词在这两个位置上出现的数目是相同的。

“与固定字嵌偶”式的嵌偶韵律词([V₂⁰+X])是指嵌偶动词与一批固定的单音成分(简称“固定字”)

的组合。《初编》内出现的固定字包括：“以（以解）”、“被（被盗）”、“所（所料）”和“之（数额之巨）”以及“可（可解）”和“有（获有）”。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松一紧两对概念也是相对的。

句法学界一般认为，带“得”的动补结构（如“他做得非常好。”）中“得”所引导的补语其实是一个小句。（李亚非，2000）所以“得”所引导的“非常好”不是[状+补]结构，而是[状+谓语]的结构。

⑪ 王洪君先生指出“案发”也可以说成“发案”。“发”是作格动词（ergative verb），既有及物形式又有非宾格形式（unaccusative verb），主语其实是动词的域内论元。因此“案发”不是典型的主谓式嵌偶韵律词。主谓式嵌偶韵律词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⑫ 也就是说音步容易在树形结构中的这个位置上实现。

参考文献

- 崔四行 2007 《离合词与核心重音》，第十九届北美汉语国际语言学研讨会。
- 董秀芳 2004 《汉语的词库与词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 冯胜利 2000 《汉语韵律句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03 《韵律制约的书面语与听说为主的教学法》，《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2006 《汉语书面用语初编》（前言），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2007 《论汉语的韵律形态学》，第十九届北美汉语国际语言学研讨会。
- 李亚非 2000 《核心移位的本质及其条件——兼论句法和词法的交界面》，《当代语言学》第1期。
- 林汉达 1952 《汉语是不是单音节语》，《中国语文》，第11期。
- 刘丹青 1993 《汉语形态的节律制约——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一》，《南京师大学报》第3期。
- 王洪君 2001 《音节单双、音域展敛（重音）与语法结构类型和成分次序》，《当代语言学》第4期。
- 2004 《试论汉语的节律类型——松紧型》，《语言科学》第3期。
- 张志公 1981 《谈汉语的语素》，《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赵元任 1980 《中国话的文法》（丁邦新全译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5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
- Andrew, Radford 2004 *Minimalist Syntax: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Cambridge
- Feng, Shengli 1995 *Prosodie Structure and Prosodically Constrained Syntax in Chines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 D. Dissertation
- McCawley, James D. 1998 *The Syntactic Phenomena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Chicago

（黄梅 北京语言大学 100083；冯胜利 哈佛大学东亚文明系 MA02138）

庆祝《方言》创刊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甘肃举行

由《方言》编辑部主办、兰州城市学院和河西学院承办、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协办的“庆祝《方言》创刊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9月10日至11日在兰州和张掖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法国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兰州城市学院和河西学院的有关领导到会祝贺，多种语言学刊物、语言研究单位及《方言》的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向会议致送了贺辞、贺信。

《方言》主编麦耘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的主题报告，他表示，《方言》将继承学界优良的学术传统，开拓新的学术境界，今后要继续大力发掘方言材料，提倡在方言调查和研究中运用新方法，并重视方言学理论上的探讨。与会学者宣读了30余篇论文，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方言》是我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79年，30年来发表论文900余篇，为推动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庆祝《方言》创刊30周年活动为契机，《方言》将更上一层楼。（莫文）

ZHONGGUO YUWE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anuary, 2009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Redouane DJAMOURI,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yi (以) in oracl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changes involved to the item *yi* in Old Chinese have been rather complex. *Yi* is first attested in the inscriptions (13th - 11th c. BC) as the verb 'to lead, bring'. In the 10th c. BC, the verb *yi* 'to lead, bring' in the preverbal adjunct position was reanalyzed as the comitative preposition 'with'. Once this reanalysis took place, *yi* served to express various relations. The position of the PP headed by *yi* was postverbal when being an argument, and preverbal when being an adjunct. As for the purposive conjunction *yi* 'in order to', it resulted from the reanalysis of the verb *yi* 'to take, hold' which was a later derivation from the original meaning 'to lead, bring'.

Key words: Old Chinese, preposition, prepositional phrase, conjunction, grammaticalization, reanalysis

SONG Yayun,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qualitative adjectives in Old Chines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ore than 100,000 clauses in 30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s, this paper provides four criteria to identify 380 qualitative adjectives. These adjectives form a continuum from the most typical to the most atypical.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some related issues such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n-predicate adjectives and the non-attribute adjectives and a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adjectives with nouns, verbs, and adverbs.

Key words: adjective, lexical category, defining criteria, non-predicate adjectives, non-attribute adjectives

LIU Danqing, Ideophonic reduplication of content words and the related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content words in Chinese such as nouns, verbs and adjectives can be reduplicated to behave syntactically and semantically like ideophones. The paper refers to this process as 'ideophonic reduplication'. This is a process similar to the use of interjections as ideophones. The basic function of this process is to re-display linguistic forms of utterances, highlighting the *signifiant* of utterances, in particular their phonetic forms, instead of their *signifié*. Various parts of speech share this process and its semantic and syntactic consequences while the origi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categories are neutralized in this process. For instance, words in such usage no longer take markers for tense, aspect and referentiality, and their syntactic functions are just like those of genuine ideophones, filling in the slots of the adverbial, independent clause, subject and modifier, and denoting the repetition of an utterance and exhibiting the nature of quotation. The paper also attributes several Chinese constructions with reduplication of content words to the process of ideophonic reduplication, associating the structure and semantics of these constructions with the properties of ideophonic reduplication.

Key words: content words, ideophonic reduplication, ideophones, interjections, constructions

HUANG Mei, FENG Shengli,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of the monosyllabic words used in disyllabic templates

A group of monosyllabic words that used in disyllabic templates is of unique significance in modern written Chines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ules that determine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of this kind of monosyllabic words. It claims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opposite force, loosening force and tightening force, under the effect of Nuclear Stress in VP structure in Chinese, which in tur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such monosyllabic words.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 why most of this kind of monosyllabic words appear in the adverbial position in Chinese and draws a conclusion of the prosodic syntactic conditions to main positions of the monosyllabic words used in disyllabic templates.

Key words: monosyllabic words used in disyllabic template, prosodic words, syntactic words, Nuclear Stress

SHEN Li,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the affected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re is a light verb AFFECT which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affected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This light verb takes an inchoative event or a becoming event as its complement. The inchoative event represents the (dis-)appearance of an object, and the becoming event represents the change of certain state. This complex event structure is supported by the semantic chain formed by the argument of AFFECT and its sub-events. Finally, the paper shows that the phenomenon of Noun Classifier Inversion in Chinese also can be accounted for with this proposal.

Key word: light verb, affected construction, (dis-)appearance, change of state, semantic chain

HUANG Changning, JIANG Zixia, LI Yumei, *Verb modified by adjective directly: An ambiguous construction of "a + v"*

Generally speaking, the attributive adjunct is the modifier before a nominal head, and the adverbial adjunct the modifier before a predicative head. Zhu Dexi, however, points out that "a predicative head is sometimes modified by an attributive adjunct like *qunzhong de zhichi* (群众的支持) and *wendu de xiajiang* (温度的下降)". In fact, both functions of the word *de* (的) in above phrases are not negligible, since phrases with and without *de* are totally different constructions. Guo Rui claims that the attribute adjunct with *de* transforms the following head to nominal in whole at the syntactic level. If we accept such an assumption, it is not necessary to revise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attribute adjunct any more. While "a + v" construction, i.e. verbs modified by adjectives directly without *de* like *daliang yanjiu* (大量研究 a great deal of research) and *chubu diaocha* (初步调查 elementary investigation), frequently appears in running text recently, it has not been discussed in Zhu's paper. Whether it is adverbial-head construction or attribute-head construction should be identified in context in general.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uch kind of ambiguous constructions through corpus examples, and proposes that the part of speech (POS) of the head word in the "a + v" construction should be tagged as noun in annotated corpora, i.e. identifying the head of the construction as both verb and noun. The purpose of this proposal is to confirm that "the attributive adjunct is the modifier before a nominal head"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It also figures out the proportion of words with both verb and noun tags to the total words in three annotated corpora: 7% in NCC corpus and 32% in PKU corpus respectively. It shows that the statistics result will not lead to the risk of "words without categor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Key words: annotated corpora, POS tagging, attributive adjunct, attribute-head construction, words with both verb and noun tags, "a + v" ambiguous construction.

LI Jun, *On the phonological nature of Yunfa Zhitu (韵法直图)*

Comparing *Qiezi Jieyao* (切字捷要) and *Yunfa Hengtu* (韵法横图),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phonological frame of *Yunfa Zhitu* is based on *Qieyun Jingweitu* (切韵经纬图), the rhyme tables of *Qiezi Jieyao*, but the contents has been changed in light of *Yunfa Hengtu*. This finding can also explain why *Yunfa Zhitu* is viewed as a rhyme book not only reflecting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Mandarin of Ming dynasty, but also mixing the features of middle Chinese and other dialects.

Key words: *Yunfa Zhitu*, *Qiezi Jieyao*, *Qieyun Jingweitu*, *Yunfa Hengtu*, phonological nature